

寄

阿蒙：

今晚夜色濛濛，細雨飄飄，帶着一身疲倦與充實的心靈回到了宿舍，見到桌上一封你的來信和一包春捲時，你不知我是如何的激動。你的信我盼望了好久，天天跑信箱瞧，我以為你生我的氣或者又生自己的氣而不來信。這包春捲是一位朋友在家中親自做來送我的，你不知我想母親做的春捲想瘋了，想到母親的信說心疼她在外的么兒從這山渡到那山，由此村飄到那村，我的心裏一陣抽搐，不自覺眼眶有些濕潤。我體會你的心情，也心碎於你的來信，但是孤零的不只我兩人，記得王維的那首詩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」你應知道世界還有許多飄泊的靈魂。

這次參加山地醫療工作隊，短短的四天裏，我領悟了許多我們常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抱怨父母不能充分滿足我們的需要，但我們何曾放眼看到許多更貧困的人，更需要幫助的人。我羞愧過去生活的浪費——在時間上、精神上與金錢上，在這裡我學到了許多課堂上所沒有的知識，我感謝這一趟行程使我長大，使我體驗到生活的真諦。

我們拜訪了三個村落，二個布農族，一個阿美族。當我在海拔 2000 公尺的群山上，幾乎不能相信在下面的小河谷有人居住。這兒的人大都在小河谷種田為生，他們的房子很奇特，屋頂是用大石片堆砌成的，晚上可見燈光從石縫中一道道的射出。我真擔心急風斜雨時，雨水會打濕了他們。這兒民風樸實，外人不易進來，晚上睡時不必鎖門，掉的東西沒人拿，可真做到路不拾遺。他們生活水準很低，雖然有電力設備，但喝的是含有礦物質的山泉，且不注重環境衛生，路旁到處有糞便，因此他們大都患有皮膚病或者因寄生蟲引起的疾病。

這兒的小孩個個生龍活虎，又跑又叫弄得我們幾位小老師昏頭昏腦。他們對美術、歌唱和運動方面都很有天份，而這種潛能只有待有識之士去發掘。有位小男孩拿他的畫讓我看，

阿磊

三張是鄉村素描，全用黃色的臘筆勾勒出來，簡單有力；另一張是畫個大圓也塗滿了黃顏色，且有幾條粗黑線縱橫交錯和幾顆紅色的小點，我不明白這幅畫到底代表著什麼，小男孩說他畫月亮在哭，因為有天夜晚父親打他一頓，他坐在門前石階望着月亮哭，覺得月亮也跟着他流淚，而這張畫正是它流淚的樣子。聽完他的話，我驚訝這孩子的想像力是多麼驚人，但在這貧窮的山區，沒人培植，不知埋沒了多少有天份的孩子。望着那幾間破爛的校舍和天真的臉孔，我真為他們叫屈，孩童本身的安全與健全的教養都不能顧及，村落怎會有進步！

每天早上我們從這個村落翻山越嶺到另一個村落已是中午，下午又忙着看病人，可說是極為勞累，但見他們感激的眼神，快樂的笑聲，一身的疲倦都雲散煙消。這兒的醫療極為缺乏，雖然各村有衛生室及一個保健員，但此人只能處理一般衛生作業及簡單的醫療，對於具有專業性及技術性的醫療，就無能為力，因此山胞們受傷或生病，只能以土法醫治和祈禱奇蹟了。我願我們年青人能犧牲自己，貢獻力量到山區為山胞們服務，因為他們太須要我們幫助與指導，在這兒你會深深感到同胞的互助與愛心是那樣的真實。

早晨，大家到谿谷去。頭上與參天的古木，兩旁有嶙峋的山石，陽光從油桐葉的縫隙中灑下來，一地都染上碎金的彩條，雲霧在其間繚繞着，一切是這麼靜謐。我們祈禱著，願上蒼賦予我們更大的愛心與毅力去完成我們應做的事。昨夜我獨自一人跪在溪水中祈禱著，我虔誠地將我心靈的話告訴大自然，它使我感受到在現實的漩渦裏，還能執有智慧和純潔，此時我的心靈是舒暢和平靜。

村落位在群山中，在這兒看不到日出和日落，但這些大山的雄奇瑰麗，溪水的蜿蜒伴以藍天白雲，足以使我沉醉。躺在草坪上看對岸滿山遍野的楓樹、油桐樹、桃花、李花……還有一大片社鵝花和野百合，我滿足的閉

上眼睛，願我心寧永遠能存有這些真實與美麗。

每當我們要離開村落時，山胞們的送行常使我激動得落淚。經過吊橋，經過田野，經過村落，那吊橋還是一樣的孤寂，那田野仍像昨天一樣的綠油油，唯有那村落，好像自己的家一樣，我真捨不得離開這群純樸的山胞們。

四天裏我們看了六百多個病人，走了許多山路，淋了幾場大雨，但每個人都帶回了許多經驗與回憶。我帶回一顆更強烈的愛心，一身被跳蚤咬的痠倦身軀，和幾株野百合，還記得那首詩：

我從山中來，帶得蘭花草，
種在小園中，希望花開早，
但願春花發，得將素願償，
滿盤花簇簇，添得許多香。

我願你能分享我此行豐盛的收穫。

你來信說，靜寂無聊中，總會拿自己與別人比，只是每次總給自己惹來一串乾啞的笑聲與強忍的淚水。我只能說你若想哭的話就盡情的哭，因為淚水會帶給你宣洩的快感。不要再埋怨你的家人，我們實在比山區的同胞享受得更多了，此後我們只有奉獻，這才是生活的真諦。

雨絲兒還在簷前默默牽掛，配着蛙聲外，一切都是那麼沈寂，握着你的信箋，我感覺到我們的心更靠近。

祝福你，我最親愛的朋友！

阿磊筆

